



胡適〈文學改良芻議〉、〈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〉讀後

● 張秀惠*

胡適是五四時期最早提出文學改良主張的先驅，在他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、〈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〉兩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相關議題的代表性觀點，某些觀點從今日的眼光看來固然也已經陳舊，但放在五四那個時代背景去解讀，自有其獨特性。

胡適：〈文學改良芻議〉認為談文學改革須從以下八事入手：

- 一、須言之有物：物指情感和思想；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，既無高遠之思想，又無真摯之情感，文學之衰微，此其大因。
- 二、不摹仿古人：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，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，不必摹仿唐宋，亦不必摹仿周秦，為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，故能成真正文學。
- 三、須講文法：不講文法是為不通。
- 四、不作無病之呻吟：不思奮發有為，服務報國，但知發牢騷之音，感喟之文，作者將以促其壽命，讀者將亦短其志氣，此所謂無病呻吟。
- 五、務去濫調套語：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親身經歷之事物，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，即是工夫，用濫調套語者，皆懶惰不肯鑄詞狀物者。
- 六、不用典：文人詞客不能自己鑄詞造句以寫眼前之景，胸中之意，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陳言以代之，以圖含混過去，是為用典。
- 七、不講對仗：不當枉費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。

* 張秀惠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。

八、不避俗語俗字：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，可傳世不朽之作，當以元代為最多，當時文學最近言文合一。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，今日作文作詩，宜採用俗字俗語。

另一篇〈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〉的宗旨則是「國語的文學，文學的國語」。胡適認為中國的文學凡是有價值生命的，都是白話或近於白話的，中國若想有活文學，必須用白話，必須用國語，必須做國語的文學。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部：

一是工具：工具就是白話，應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、用白話作各種文學。

二是方法：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作模範。

三是創造：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，方法也懂了，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。

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，將實用主義的進化觀引入文學理論，否定永恆不變的法則和權威性，在此基礎上提出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」的命題，此命題既否定了舊文學主導五四文壇的可能性，又張揚了文學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從而在理論上為創造新文學提供了依據。

在文學自然進化的規律下，新文學的誕生有其艱難的因素，其成熟必須仰賴批判傳統，甚至引進外來文學助成改革。胡適就曾特別舉中國戲劇進化的例子來說明引進外來文學的必要性，認為中國戲劇冗長、拖沓、節奏慢，而引進西方戲劇的三一律等結構方式，使現代戲劇的面貌為之一變。他又反覆論述白話在文學中的功能和價值，認為新文學運動在其現實性上就是白話文運動，是文學工具的革命的運動，並運用實證的方法從中外文學史的事實出發，證明白話為文學之正宗用語，而且自己身體力行地率先用白話創作新詩。凡此種種，可以看到胡適不僅建構理論，也有具體作為，他確實在「改良」和「革命」方面非常努力。

然而實用主義者往往僅用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價事物本身的價值，不管目的，不管手段，「有效即真理」，用這種態度解釋文學，其實是很有問題的。胡適

習慣性地用檢驗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審視文學，過分強調文學與生活的對應性，不能合理地解析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，自然成為他的文學思想的侷限。

以胡適的「八不」為例，所謂「言之有物」、「不作無病之呻吟」，指的是內容；「講求文法」、「務去濫調套語」、「不用典」、「不講對仗」、「不避俗字俗語」，指的是表達





技術上的原則；「不模仿古人」則是傳承與創新的問題。如何兼顧文與質以及知常通變，本是中國傳統文論與詩論關注的主題，所以這「八不」並沒有突破前人的創獲，比較特別的是他所持的立場完全以實用為出發點，議論的往往是古典文學中極端的例子，所謂「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，既無高遠之思想，又無真摯之情感」、「枉費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」等即是。又謂「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，可傳世不朽之作，當以元代為最多，當時文學最近言文合一。」稱元代文學中的戲劇言文合一則可，稱中國文學以元代為最盛則根本違反一般的認知。此皆可以看出胡適因為急切於革新以及推動白話文而產生偏見。

